

新 故 事

一顆紅星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1247.8

金

34/11

新 故 事

第 一 輯

動 腦 筋 找 竅 門 本社編

一 寸 鐵 絲 本社編

這 是 咱 們 大 家 的 事 本社編

紅 毛 衣 本社編

一 顆 紅 星 本社編

書號： 0007

一 顆 紅 星

編 者	本 范 辛 郭	社 振
插 畫 者	蕭 大 毅 張	岳 健
出 版 者	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	
	(北京建國門外杜家樓十五號)	
發 行 者	新 華 書 店	
印 刷 者	外 文 印 刷 廠	

1954 年 1 月 第 一 版

定 價 900 元

1954 年 1 月 第 一 版 第 一 次 印 刷 (1—30,000)

643.1

643.4/1

內容說明

這本書裏收集了六篇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。這些小故事都是真人真事。從這些故事裏，我們可以看到新社會裏人們的新道德、新品質，以及人和人之間互助友愛的關係。這些故事對我們都是有教育意義的。

1.822
1953.6.22

目 錄

一	一顆紅星·····	1
二	我當了工人·····	4
三	報礦·····	14
四	送信·····	18
五	換錶·····	21
六	棉花·····	24

一顆紅星

趙 鴻

我們第十號病房裏，住着一個志願軍傷員張明同志。他雖然腿上和胸部受了傷，可是心裏一點也不難過。每當我揹（_{〔杯〕}）他下牀大便時，他總是笑咪咪（_{（一）}）地說：“同志，只要腿好一點，我就不再麻煩你了。”

我向他解釋說：“不，這是我的責任。”接着，他指指受傷的腿又說：“第一次掛花時，我都沒叫人揹，因為多省下一個人，就可以為抗美援朝多做點工作。”他說得那樣堅定、勇敢，使我從心眼裏覺得高興，我更愛護他、更尊敬他了。雖然他的身體比我高大，但是我揹起他來一點也不覺得沉重。

他的傷漸漸好了。一天，他站在窗前晒

太陽，恰巧我拿着一捲用過的繃帶（〔繃〕讀
ㄅㄨㄥ）走過他的跟前。“哪去？同志。”他笑着問我。我揚了揚手裏的繃帶說：“有毒，燒掉它。”他沒有出聲。但當我回過頭來看他時，他的臉上已看不見一絲笑意，只是眉間嚴肅地突起了一把深深的皺紋。

我回到病房後，張明同志不見了。“哪去啦？”我奇怪地問着。從別的同志嘴裏，知道他剛拿着一捲髒繃帶出去了。我心裏突突地跳動着，好像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。當我在洗衣池邊找到他時，他正蹲（〔蹲〕讀
ㄉㄨㄣ）在那兒，看那捲雪白的繃帶在清水池裏一起一伏地飄着。我想在他背後嚇他一下，誰知他早從水面看見了我的影子。他轉過臉來對我笑了。我沒理他，裝出生氣的樣子說：“同志，亂跑，不遵守制度，該受批評的。”可是我心裏老想笑。

他扶着柺杖（〔柺〕讀
ㄌㄧ）站起來說：“對不起，我太隨便了。”接着，他指着水池裏雪

白的繃帶說：“我看你燒掉它，覺得怪可惜的。你看洗乾淨消毒後，不是還可以用嗎？我們在前方就是這樣做的。”我的臉熱呼呼地——不是怕批評，而是覺得浪費了國家的財產，自己心裏難過。

在我扶着他回病房的路，他親切地說：“只要想辦法，會做出很多事來。在前方，一粒米，一尺布，都是珍貴的，大家都看做是一分抗美援朝的力量。”我笑着，點了點頭。

第二天，他的合理化建議被醫院採用了。從此，各病房節省了不少繃帶。醫院裏的工作同志和病人，一提起張明同志，誰都伸着大拇指（^[擡]_讀）（^一_母）感動地說：“他帶來了最可愛的人的高貴品質。”

在他出院那天，我拿出他受傷時穿的一身綠軍裝交給他。他接過去，拍拍洗得乾乾淨淨的軍裝說：“這衣服是從朝鮮帶來的，我要留着它。這就是說，我還在作戰。

毛主席的戰士是永遠不會掉隊的。”說着，他拉開了摺着的上衣，我知道他是想看看前襟上那個槍洞。

“槍洞呢？”他反覆地找着，我笑着沒有做聲。

他驚奇地問：“咦（[！]_[移]）！是誰在槍洞上綉了一顆紅星？”

我說：“是我，給你綉上了一顆光榮的紅星。”

他放下了上衣，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：“你太辛苦了。好吧，我到了新的工作崗位上，一定爭朵大紅花給它配上。”這時，他紅通通的臉上充滿了堅定的信心。

（原文登在新觀察上）

我當了工人

趙有才

我叫趙有才，是個翻身農民。家裏有兩

垧半（^{〔垧〕讀戶大〔實〕，一垧}
_{一般是十五市畝}）地，一頭大黃牛；還有個老婆，一個兒子。真是“翻身土地大黃牛，老婆孩子熱炕頭（^{〔炕〕讀戶大〔抗〕}）”，小日子過得火紅。

今年，我們村裏成立了生產合作社，我家也入了股，勞動力有餘，區裏就把我和另外幾個人介紹到鞍山鋼鐵公司（<sup>〔鞍〕讀戶大〔安〕，
鞍山在東北</sup>）來工作。

我到鞍山，這是第二回了。第一回是一九四八年打鞍山的時候，我當擔架隊員，跟解放軍一塊來的。那時，我還是來解放鞍山的哪！這回來，是打算建設新鞍山的。

我把實話告訴你吧！到鋼廠以後，可真別扭啦。

頭一樣，我討厭這個汽笛。一拉就得走，再拉就得到，一個大漢就叫汽笛給管住啦！再就是我那個爐長（<sup>一個煉鋼爐
的負責人</sup>）和宣傳員，動不動就說：“幹吧！我們是國家的主人，是領導階級，要克服農民的保守落後思想，為國家創造財富，使國家早日工業化，鞏固

《〔畢〕清》工農聯盟。”真悶氣，他們才解放幾年，就給我上大課，講道理！我比他們早解放三、四年，什麼不比他們明白？還有一件事，我也搞不通：工人階級怎麼是領導階級呢？要真是這樣，那麼為什麼毛主席光分給我們土地、黃牛，不分給他們呢？為什麼我們農民在解放戰爭的時候參軍、抬擔架，他們不來呢？

好多事我看不順眼。因此，我把剛來時想的什麼“建設新鞍山”等等好聽的話，都忘在腦門後了。我打定了一個主意：再看兩天，要是實在呆不了，我就回家種地，反正都是一樣建設祖國。讓我走，我就走；不讓我走，就抓個機會請個假，給它來個“羊肉包子打狗”——有去無回。這兒太不隨便，不如家裏自在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我來了三十六天，要過八次態度，罵過兩次街，遲到過八、九次。可是，我們那個爐長真行，不管我怎樣，他

總是笑嘻嘻地(〔嘿〕讀希)耐心給我講道理，說服我。工作上我不懂得的地方，他就告訴我，一遍不行，兩遍、三遍……一直等我會了才拉倒。有一次，王祥那小伙子，剛要朝我瞪眼(〔瞪〕讀覺)，爐長就批評了他一頓。這樣，日子長了，我的腦門也一點一點地開了竅(〔竅〕讀開)，不好意思再跟他們發脾氣(〔脾〕讀皮)了。

前兩天，平爐(煉鋼用的)
一種爐子)出了毛病，工程師、技術員、爐長、老工人都連夜在那兒修理。我也沒回去，可是插不上手。他們就在那樣熱的爐口旁邊幹，汗珠子直從臉上往地下掉，穿的那麼厚的帆布衣裳都濕透了，可是沒有一個人叫苦。他們老催我回去睡覺，我偏不回去。第二天，爐修好了，大家紅着眼圈兒，又跳又笑，那股高興勁兒，活像以前我們在農村裏鬥地主勝利時一樣。他們還向我道“辛苦”，我一聽，臉立時“刷”地一下子就紅了，人家幹活，我在旁邊看，辛苦什麼呀！我心想：過去在農村，不管是鬥

地主、抬擔架，或是組織互助組搞生產……哪一樣我趙有才不是領着頭幹！我走到哪裏，背後老有人用手指着說：“看！有才這小伙子樣樣都行，真是好樣的！”今天，環境完全不同了，這裏一切我都不懂，都得從頭學起。

有一天，黨委書記、廠長、工會主席都作了報告，號召我們要為國家增產節約八百萬噸（ $\frac{1}{2} \times 10^4$ [噸]，一噸是兩千斤）糧食的財富而奮鬥。我一聽，不覺嚇了一跳。一九四九年，政府向我們東北區全區農民提出的增產目標只不過是一千六百萬噸，可是今年（是一九五二年）全區國營廠、礦、企業（ $\frac{1}{2}$ [企]讀起）的工人就要增產節約價值八百萬噸糧食的財富，可真是不得了！

第二天，大家就都醞釀着（ $\frac{1}{2}$ [醞]讀了）開生產競賽。開始我想：“這個我可能做得到，去年我們互助組也搞過愛國豐產競賽。”哪知道，這個競賽和我們搞的那個不一樣。我們

這個班在開討論會的時候，有的說：“我們是國家的領導階級，全國老百姓都睜着眼看我們，看我們工人階級是不是真正在領導他們走向幸福的新生活……”我聽到這裏，心裏就敲起了小鼓：這是真的麼？我聽得更入了神。還有的說：“我們生產搞好了，鋼出多了，質量也是頂呱呱的（「呱」讀「瓜」），別的工廠，像機械廠、農具工廠等等都能多出產品，而且出好東西。這樣，國防加強了，工業發展了，農民種地也就不用木犁、鋤頭，可以使用拖拉機了，我們國家也就能早些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了。”最後，爐長說：“我們小組一定實行快速煉鋼法（「煉」讀「鍊」），超計劃地完成任務，特別是要搞好質量。”我越聽越覺得起勁。工人可真是眼界寬，看得遠，想得周到。我想：“我的思想多落後，成天想那幾垧地、黃牛、老婆、孩子，和這些老工人比起來，真是……”我正想的時候，大家叫我也發表發表意見。這下子可真把我難住了，

我說什麼好呢？想了老半天，我想出來一句話：“我一定趕快向老工人學習技術！”



那天晚上，爐長請我到他家去。到了他家，正趕上吃餃子（^{〔餃〕}讀_{ㄐㄧㄠˋ}〔餃〕），爐長讓我一起吃，我也沒客氣，就跟着吃了一頓。吃了餃子不算，還喝了二兩白乾。

爐長叫張捷（^{ㄓㄥˊ}〔捷〕_{ㄗㄟˋ}），是共產黨員，還是黨的宣傳員。年紀不大，三十上下，高高個

子，大紅臉蛋。一說話就帶笑，挺好接近人，和誰都合得來，說話直爽，有什麼來什麼。幹起活來，什麼都不顧，眼睛老是盯（^{〔盯〕讀}分₁）着平爐，到處檢查。誰什麼地方做的不對，他當場就教，什麼時候懂了，什麼時候拉倒。

過了幾天，他對我說，他打算跟我訂立師徒合同，保證半年教會我一些初步技術。我一聽，心裏高興得不得了，當場在爐長面前下了保證。我的保證挺簡單：不鬧情緒，不想家；師傅（^{〔付〕}）教什麼，保證學會什麼；還要好好向老工人學習。就這樣決定了。

剛到這個廠子，我心想：這些人哪能比得上我們種地的莊稼人辛苦，每天起五更爬半夜的，火烤（^{〔考〕}）一樣的太陽底下也得鋤呀、割呀，手脚不停閒，哪一時也離不開土地，離不開黃牛。工人可倒好，一天八小時工作，幹活有機器，也不出大力。

可是，來到這裏我一看哪，我想的都不

對。工人幹活可真夠勁兒，平爐那麼熱，把人烤得像雨淋過似的，全身出汗。每時每刻，都得眼睜睜地看守着爐子：下料^(下原料)下得合適不合適，煤氣^(一雙燃料)送得足不足，空氣流通得正常不正常，火苗硬不硬^(火力旺不旺)，爐頂、前後牆化沒化^(爐子的頂部和前後部熔化了沒有)，溫度適合不適合，出不出泡沫渣子，……一時也疏忽不得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：要是有一點地方出了毛病，國家的損失可就大啦。

幹活是那麼費勁、那麼用心、那麼緊張，可是，他們總是高興，總是張着嘴笑。特別是一看到出爐的鋼水多，質量又好的時候，你看吧，那個高興勁就不用提啦。我剛來，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，為什麼大家這樣樂。後來我幹活了，一見出好鋼，又出得多的時候，也和大家一樣地樂起來。可不是麼，自己在全國老百姓都看重的鋼材^(鋼做成材料)生產上，出了一把力，哪有不從心眼裏往外高興的道理。

現在我明白了，工人階級真是偉大，真夠得上是領導階級。我還有什麼不服氣的地方呢？現在，我算是吃了大秤錘：定了心了。我決定去掉一切壞思想，提高政治覺悟，好好地學習技術和文化。

集體生活我有點習慣了。大家每天一起幹活，一起吃飯，一起學習，一起娛樂，一起睡覺，可真有意思。同志，我不怕你笑話，前些日子，我不願在這兒幹，想回農村，想老婆、孩子，自己編了這麼個歌：“自己洗，自己漿，手拿棒錘淚汪汪……”唉！說它幹什麼！氣人。這幾天我不再想家了。說實在話，家裏哪有這裏好？

同志，你有功夫幫我寫封信，告訴我老婆不要惦念（〔惦〕讀勿ㄣ〔店〕，想念）我，我是棒打也不回去種地了，一定當一輩子工人！

現在我才剛剛弄明白一句話，這句話是我來廠不久支部書記說的：“生活就是鍛鍊（〔鍛〕讀勿ㄣ〔斷〕，〔鍊〕讀勿ㄣ〔練〕）”。在集體生活中，我們就能夠